



源於奧運 李漢源

### 足球走進世界

今個星期五(本月30日)就是香港超級聯賽開幕，首場賽事為傑志對愉園，不知入場球迷又將會有多少人呢？愉園回歸港超，定會有一班老球迷捧場，估計亦有2,000人左右，希望會成為今季一個好的開始，畢竟足球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而香港又豈能落後於人呢？

足球除了是在世界上被譽為「最受歡迎的運動」之外，更是一項古老的體育運動：在中世紀時代，已有記載羅馬人和希臘人有這項運動；大約到19世紀，足球運動從歐洲大陸傳入英國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令足球逐漸於世界普及。至於在亞洲方面，根據現有歷史記載比較，中國比歐洲更早出現類似足球的運動比賽，其名為「蹴鞠」；但足球是在什麼時候傳入香港呢？雖然並無詳盡史實說明，但最大機會相信是在百多年前，在英國佔據香港的時候帶進來的。

香港足球總至今已擁有105年歷史了，在上世紀6、70年代，香港足球在亞洲曾經擁有過輝煌的日子；但近20年，水平可謂每況愈下，業界及政府均不斷研究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香港的足球運動復興呢？而其實不單止香港想辦好足球運動，中國內地亦然。

近這3、40年，中國足球總銳意希望把內地足球水平提高，可惜水平總是未盡人意，相信如果要達到世界級水平，還需要投放兩三代人的

努力，才有可能成功。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現在的中國超級聯賽也可說舉辦得相當成功，每一隊投放的資源相當高，其中：上海上港班費高達6千多萬歐元，北京國安亦超過5千萬歐元；除此以外，各球隊亦邀請世界一流球星加盟，包括奧斯卡、侯克、卡卡斯科等等，故其實球隊表現已能達到亞洲區一流水平，有時班費還超越英超球隊呢！但當以國家隊出戰國際賽時，由於沒有外援，表現就很「一般」了。

過往於2002年時，中國國家隊曾出線過一次世界盃決賽周，因為該屆是由日本韓國合辦，故此日韓兩隊均不用踢外圍賽，亞洲區便多了兩個名額，中國便有機會進入決賽周。按中國隊的現績，如果要再次打入世界盃決賽周，相信要中國主辦世界盃才可以；其實國際足協也很希望中國能主辦世界盃，因中國人口多，球迷也自然很多。去年俄羅斯世界盃，去現場睇波的中國球迷數以萬計，可以理解在中國舉辦世界盃是一個很好的商機，然而2034年中國真的有機會主辦嗎？

至於我們香港，香港足球當然要改革。2022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分組賽即將開始，香港同組的有伊拉克、巴林、伊朗及柬埔寨，大家都明白出線的機可謂「跑馬射蚊鬚」，不過作為香港資深球迷，也寄望我們香港隊能在第一場可以贏柬埔寨，讓我們好好為自家球隊用力歡呼，屆時9月5日自有分曉。



方寸不亂 芳芳

### 幸福大媽

深圳市擴大老年人享受敬老優惠範圍，惠及居住在深圳的港澳台長者，除了免費乘坐公共交通車外，還免費遊公園、旅遊景區，免費享用博物館、文化館、美術館、圖書館等……其中一項免費或優惠使用全市公共體育場館，為老年人設立免費或優惠時段和區域，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我們每逢暑假就要和學生爭用體育場館，租不到合適時段和場地，如果為長者設立免費或優惠時段和區域，那就最好不過了。球友打趣說，不如到深圳探訪朋友，打場免費波，再吃喝玩樂一日遊，也得到不少和議。

香港人除了伸展運動、跑步在戶外進行，其他太極、排舞、柔力球等健體活動，習慣租用體育場館場地，這主要是香港戶外場地不足，聲浪妨礙民居，束縛太多，更不習慣公開表演。

內地人就不同，他們早已習慣在公園進行健體運動，隨時隨地都可舞動起來，有見在公路塞車，大媽索性下車舞一番，解解悶，動筋骨。在遊輪上的大媽舞，你可以看不慣，但她們就是這樣樂在其中。

幾千年來中國婦女都吃苦，到了今天這一代的大媽是幸福的，社會福利好，食飽無憂米，外遊玩樂，享受生命。內地朋友中有些同齡人，「職業」是旅遊，一年遠程旅遊五、六次，旅遊攝影集都可以開影展了，我們看着怎麼羨慕不起來，太頻密的旅遊是苦差。

香港同齡大媽，福利不多，供求靠自己，有錢，省給下一代；有力氣，照顧第三代；有房子，留給下一代；有知識，教育第三代；有車子，接送第三代；有病痛，不告訴下一代。

如今，香港媽媽還要處身政治漩渦之中，為子女安全擔憂，為子女學業操心，還被反對派搞學生罷課，平日最注重子女學業的香港媽媽們，能不苦嗎？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香港教育出問題

猶記今年年初，曾有人議論，逢九必亂，今年2019必有大事發生！是嗎？我想「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於是整理心情嚴陣以待！

竟然想也想不到的是，今年三月一項修訂《逃犯條例》事件，本來只是兩位香港的年輕情侶到台灣旅遊，男生把女生殺了(女生已有三個月身孕)之後棄屍台灣荒野，男生獨自返港，還使用女生銀行提款卡賬戶內的現金；原是一宗刑事案件，由於港台兩地沒有引渡《逃犯條例》，香港欲修訂《逃犯條例》，好讓男生在港繩之以法；事件竟引發出一連串「反送中」的暴力示威遊行，及至發展到七、八月的血腥屠殺暴力，尤其是惡意破壞立法會、到中國聯辦壞國徽、在牆壁上淋油漆、元朗白衫人黑衫人、北角福建幫……一連三天佔據機場，我們眼睜睜地看着一群人圍起來去暴打北京來的一位內地同胞，嘴裡還說着：「滾回中國去！」這一句話重重地擊中我的心！

我小時候在台灣，與「本省」同學吵架，當他們理虧或吵不贏我的時候，他們就拋出一句「滾回中國去！」當下無論我多麼牙尖嘴利，理直

氣壯，這個時候只能沉默，像漏了氣的皮球，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們只能留在台灣，不能回大陸。

在台灣，無論是別人看我，還是我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就是大陸人，離開了台灣，我竟成台灣人，在香港住久了，自己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別人看我，還是個台灣人。無論是哪一種人，我永遠不變的是一顆中國心，身份是中國人！我愛中國！為什麼愛中國？那是教育！毋庸置疑今天香港的教育出了嚴重的問題！

2019年這個夏天整個香港社會是被扭曲的，平常來往的一些好朋友，昔日高談闊論時事，但這段期間，要盡量避開這個話題，為什麼？因為社會已經被分化為黃絲、藍絲……搞不好一場發癢已見之餘，大家反目，甚至雙方大打出手。又譬如一家人溫馨地一起吃晚飯，父親是藍絲，兒女是黃絲，如果雙方爭論起來就是一個小型戰場，有必要嗎？同是一家人，何苦咄咄逼人，爭論不休？這是內耗！這是內憂！內憂與外患一樣可怕！

如果這場暴亂持續進入秋季，香港百業蕭條，民不聊生怎麼辦？如今大部分的香港人夜不成眠，普遍患上了憂鬱症。



示威遊行以「和平」開場，以暴力收尾，豈能容忍這種情形無休止持續下去！ 作者提供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長命超越百二歲

一句浪漫廣告標語，居然給香港未來壽星引起遐想，相信人類真可能活到「長命百二歲」。

也許不算什麼狂想，今日香港人平均男性壽命可活到八十三歲，女性八十七歲，已列入世界壽星首位了；近日新聞所見，九十過外甚至百歲人端也不少。週十推進，順步踏到一百二十歲也未必沒可能。

奇在一般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習慣，還完全偏離衛生專家所定關聯健康的長壽標準，諸如早起早睡、別過度勞累之類，就問接認識好些七、八十歲高齡長者們，未退休的固然還在工作「大至管理公司業務，小至腦力或勞力工作者」；已退休者活動能力不但沒有弱於退休之前，甚至因為時間多到全由自己支配，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全是私人活動，晨運/會友/旅遊……每日不同節目平均運動量已不弱於年輕人。

同時非正式調查，早起早睡固然身體好，有些長者還是夜貓子，

不知是否生理條件天生優勝，或者間接受到那股退而不休的精神鼓舞，活動能力過強而衍生更強的能量，雖無刻意求長壽，壽命亦不自覺而增長。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中泰然說：「況脩短隨化。」認定壽命長短最終由天所定，說來未嘗沒有道理。

但是不管能否活到一百二十歲，最重要還是活得充實，活得清醒，否則糊塗塗塗活上百年，過一輩子連草稿也不如的人生也沒意義。

所以不妨貪婪一點，最好還是活上三百歲。這話怎樣說？其實大多數人的前半生都不知不覺像草稿一樣過去，只可惜回頭時已是百年身，如果有百二年「草稿」，百八年「正稿」，這樣的人生才算是真豐富了；活三百年當然不可得，但是也可以超現實向後拉長十萬八千里，秘訣是多看三百年前的中外古人書，感染三世紀前古人的生活思想，看出滋味，漸漸有如曾經身歷過的「體會」，三百年如同昨日一樣度過，便等閒享受到活過三百年的喜悅了。



五百年好合啊，開心囉！ 作者提供



百家廊 付秀宏

### 故鄉的「鼾聲」

盛夏，夜半十一點鐘有餘，故鄉。星月的光芒似有似無，夜色寧靜。此時鄉村的夜是那般靜，怎麼也找不到一處亮光的窗，唯有新修的路燈，像是默默無聞步崗的哨兵，奉獻着光亮。在城裡住久了，我竟不能同這故土的鄉村一同睡去。

我蹣跚躑躅地走過姥爺、姥姥休息的房間，他們均勻的鼾聲起起落落。停下來傾耳細聽，卻沒有聽到母親熟睡時那響亮的鼾聲，也許是被故土的安然稀釋了，也許是母親和我一樣短暫失眠了。

走到屋子外面，看向牆山旁直搭屋頂的爬梯——想起多年前這裡就搭了梯子，現已不是原來的架架，但新梯安靜地立在那兒。我扯來條草席，抓着草席，慢慢爬上木梯。木梯表面一層紅漆脫落，不禁讓我揣想，現在距離上一次刷漆過了多少時間……

我攀上屋頂，輕聲鋪好草席，恐驚擾了夜的鼾聲。夜風開來，屋頂尚有太陽留下的餘溫，任由夜風吹動我的髮梢。故鄉的蟬，在夜半時刻，突然叫了一陣子，我彷彿看見紅薯地、高粱田旁的楊樹林，還有路邊的多穗草。那種多穗草，是我在老家用來穿蚂蚱的草，是父親農間割來灑肥料的草，是母親拔來餵豬餵鵝的草，這草一直長在我的心上。

周圍熟悉的風聲，就是故鄉的鼾聲哦。故鄉最美、最暖的一個字是鼾，那是放下田裡勞累與煩惱的狀態，是新媳婦到新家的融入和踏實……當村裡的老師把鼾引申為「休憩」時，我不由自主地搖頭，鼾本來就是睡嘛。心裡怯怯說，我們一家人聽到姥爺的鼾聲就踏實。

往昔，同我在屋頂上摘棗的夥伴，今或與我相仿，基本遠離了鄉土。星光無聲，是月色將院中高大柿樹和稍矮棗樹的影子——打在藤蔓生長的牆體上。故鄉的鼾聲輕微而迷人，像有韻律的音樂。遠方傳來轟隆轟隆的雷聲，又啾啾地走遠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一陣兒。夢中的我去了趟洗手間，又睡回屋頂……遠處幾聲雞鳴，喚來天邊的魚肚白，比城裡汽車的笛和徹夜不息竟紅燈的白，真的美妙許多。隨雞鳴入耳的，還有犬吠，這

些守家的忠臣和我一樣還沒睡夠吧。

記得一首小詩這樣寫道：是誰偷竊了故鄉的鼾聲/青棗探出牆頭/一遍遍喊你乳名/分割線顯示着箭頭的動態。是啊，人生在動態天津的樂趣，是胡適鎮溪的閒適、魯迅紹興的深情、郁達夫杭州的旖旎，是王安憶上海的細密、豐子愷綠綠堂的筆筆展現，林海音城南舊事的聲聲入耳，更是我房頂暑期的獨特生活。

故鄉的鼾聲，也讓我想起——村邊小河的流水聲；晨時鄉人還在酣睡，我常去小河裡捕魚。小河距家近的這段，水很清，也很淺。因下雨，河岸長的草變成了水草，水鋪得面積很大。那時，我還很小，只有十來歲的样子。

現在憶起來，那時的一切很真實也很遙遠。對於岸草被迫變成站在水裡的「哨兵」，小小的我，搞不清河水的暴漲——「為什麼會這樣」，從沒有想過「為什麼不能這樣」。喜歡看書的我，愛找尋理由；可同村的二蛋從來不喜歡找理由，他是第一個推着翠網在「哨兵」中間捉魚的孩子。

小河，從村東彎過，水來自灤河上游。河水少的時候，會露出一塊塊的沙板，沙板上還有被水流沖過的痕跡。河水多的時候，滿眼的水，從沙面上流過，異常清澈。只是長在沙洲上的小草只露出一個尖尖頭，它一定是在喊「救命」吧。在岸邊水草的縫隙裡，能看到成群的小魚兒在水草中間巡遊的場面，起步、魚貫、轉彎，天衣無縫……

暑期警晴的日子，媽媽要拆洗被褥，把全家的大件日用紡織品傾家搬出，讓二姐和我推着小推車堆到小河邊，媽媽把上了清漆的原木大炕桌搬到小河邊——那剛沒到腿肚子的水中，然後用棒槌一件件捶打。媽媽捶打累了，總要歇一會兒。她在炕桌上放好厚重的棉大衣，讓我站在炕桌上用小腳丫一腳一腳地踩、踩、踩，說是要去去汗潮氣。

我轉圈兒在炕桌上踩着，母親很滿意。她歇夠了，就用塑料大盆來洗滌衣服。這時，

我兩腳都踩在炕桌的一個角上，重力使水中的桌腳失去平衡。我踩翻了桌子，一頭栽到水裡。我在水中撲騰了兩下，一旁的二姐趕緊從水裡扶起我。現在還記得，入水的剎那，天沒有了，樹沒有了，只有混混沌沌的一片水。當我抹着臉上的水，從水裡鑽出來，聽到樹上的蟬鳴的歌唱；雖有點兒暈頭轉向，但還是為這次水中歷險感到驕傲。

母親笑着說：「親人在身邊時，跳到水裡抱一抱小河，沒有危險，會很有意思的。抱抱小河，有時被迫喝上兩三口小河的水，才會懂小河。」那個夏日的午後鼾聲，在我的記憶中呈現出一派清涼和華美。後來，在河水漸大的時候，我看到蜻蜓棲落在小河的沙洲草尖上，我覺得蜻蜓在進進退退的選擇中，或許它們也有在故鄉鼾睡一會兒的夢想吧。

每個人甚至每個動物——都有享受故鄉鼾聲的企望，因為那一抹鄉愁——就活在心靈呼吸的聲韻中。今年年初，身居武漢的劉麗龍被邀參加故鄉黃州的文化活動。故鄉在召喚，劉麗龍沒有猶豫，「黃州是我的故鄉，對待我這個歸家的遊子，故鄉鼻翼的溫度我都能感知。」再偉大的遊子，回到故鄉，也是為了聽一聽故鄉靜謐的「鼾聲」；因為在故鄉「鼾聲」的領悟中，其蘊含的情感最真摯，對故鄉的依戀也最真實。

一位來自鄱陽湖畔的文友說，小時候他們那兒有一個蓮花湖。每年初夏時節，蓮花湖有如星光璀璨的明珠，給兒時的他增添了美的啟蒙；那蓮花裡的蓮蓬，更是其奢求的美食。少年時，他在蓮花湖畔生活了四年，成年後異常想念。去年秋，他特意回了一趟故鄉，可昔日的蓮花湖已成小小蓮花塘，湖心只有少許「綠荷紅菖蒲，卷舒任天真」的蓮花了。他幽默地說，心中的故鄉——在「鼾聲」中睡着了。

每朵曾經開放的蓮花，都住着一個夢想；每棵曾經手植的屋樹，都住着一份鄉愁。故鄉的鼾聲，說到底就是一種鄉音情結，就是回望那來時的路啊！

故鄉鼾聲——成為精神上的原鄉，成為了每個走出鄉村的童年心靈連通所居城市的橋樑。我們年少時，想要逃離；年老想要回歸，可能已回不去。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都是受害者

六月以來，大概沒有幾個香港人心情開懷，朋友之間一些交誼活動或相約敘舊，都能免則免，因為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在這個政治敏感、衝突頻仍的時刻，除了上班或必要的商務活動，大家都都不想外出，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哪個地段的路被堵了，哪個車站因為示威或衝突而關閉了，我自己非繁忙時間上下班乘搭的巴士也出現「人滿之患」——因為有人覺得搭港鐵時被因站內或車廂內。

我有友人從澳洲返港探親，打算停留一段日子，一直想相約見面，但好幾次擬定見面的地方都恰巧有示威和衝突，其中有一次更因為交通受阻而讓我白等了。

習慣了國外平靜生活的她本來就對本港狹小的生活空間有怨言，如今看到市面一片騷亂，街道的地上、隧道的壁上，乃至房屋的牆上、玻璃窗門上，都被胡亂塗抹或張貼海報，她感覺眼睛受到騷擾，公共空間遭到侵佔……「我感到受傷，心情變得煩躁。」

我們本想改約到深圳喝茶，再順便到片刻的公園逛逛，享受一下平靜的片刻。後又聽說，現在過關檢查很麻煩。結果，她乾脆坐直通巴士上廣州，打算到內地呆一段日

子，才回到土生土長的家園。聯想到周前的將軍澳斬人案，被斬致重傷的報社女記者固然很是不幸、無辜，但斬人者又何嘗不是受害者呢？據說年約半百的疑犯本來從事導遊工作，因為近月的騷亂影響遊客訪港而致失業，面對生計問題，情緒受到影響，遂遷怒於示威者及其張貼海報的「連儂牆」，在附近跟相關人士發生爭執，衝動下揮刀……

這不僅僅是一宗簡單的傷人悲劇，或「精神病人」的失控意外，而是一個嚴重的警號：整個社會的燥熱已快到了臨界點，情緒爆發者只會愈來愈多，而受傷的心靈——無論是示威者/衝擊者或反示威者，都成為這一場場亂局的受害者，尤其是在亂中執勤的警察。

無論什麼理由，訴諸暴力，都只是一時的情緒發洩，無助解決問題。這些道理似乎誰都會說，也誰都明白，就像戰爭，社會撕裂亦然，不會有贏家。這現象也非香港獨有，西方國家近期也出現同樣局面。

但是，這場由修例而起、在政府宣佈「修例已死」的風波卻沒有停息之跡象。焦慮的市民都私下議論：我們何時才能走出困境？



翠台客聚 伍果果

對於愛酒之人來說，中國酒都茅台鎮應該列入此生必去的地方之一。

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酒鬼，三歲起就從父親的筷子尖上品嚐白酒，再大一點，因為偷喝母親的葡萄酒而挨過揍，成年後便開始光明正大喝酒，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其實我的酒量不大，只是極愛酒，與朋友聚餐時總不免小酌幾杯，自己在家亦時常獨酌。因此，茅台鎮於我早已是心嚮往之。

前些日受好友啟明兄之託為他推出的新酒拍攝宣傳片，終於得以成行，冒著未伏的酷暑飛往茅台鎮。飛機到了茅台鎮的上空，乘客就能聞到酒香的傳說多半是假的，但是落地以後一進航機樓的大廳，撲鼻而來的酒味兒卻嚇了我和攝製組的同事們一大跳，這才相信傳說還有一小半的真實：還沒到茅台鎮，我們就已經感受到了空氣中茅台酒濃濃的醬香味兒。

到了金醬酒莊，不常喝酒的小同事被熏得滿臉通紅，熱情好客的茅台人讓我們著實大開眼

### 飲酒不醉最為高

負責接待我們的秋總是位美麗大方、性情豪爽的女子，喝起酒來更是中輻不讓鬚眉，被朋友們送了個「大海」的暱稱，她的酒量由此可見。秋總的同事們有被稱為「趟一斤」的，有被稱為「胡不倒」的，從呢稱的氣勢上已經把我們這群來自南粵的小夥伴們生生地壓了下去。於是，抱著多喝幾天的決心飛到酒都的我們只好老老實實地「認慫」，量力而行地變「飲酒」為「品酒」。即便如此，每日穿行在酒香繚繞的街道和酒莊之間的全體小夥伴們，幾乎每一個都是半夢半醒的，在迷離恍惚之間把片子的拍攝完成。

啟明兄亦是愛酒人，他早年學醫，做了醫生數年，卻因為喜愛美酒和與之相關的酒文化，便棄醫從商，成立了酒業公司，站在酒業巨頭茅台金醬酒的肩膀上，做出了他自己的「圓湖醬酒」，別人賣酒是一瓶一斤，他的酒是一壇三斤，大有武松豪飲十八碗的氣概，相信沒幾年，他的酒便會成為宴會上的寵兒。愛酒的啟明兄常羨慕李白的醉酒成詩和歐陽修的「醉翁

之意不在酒」，他自己亦是喜歡在酒桌上談古論今，詩情畫意地喝酒、賣酒。

我的另一位朋友毛醫生是在職的醫生，前不久與他聊起酒，提到醫生能不能喝酒的問題，他三言兩語地顛覆了我的觀念。毛醫生也愛喝酒，據他說國外有些醫生甚至會在做手術之前喝少量的威士忌，讓腦神經興奮起來，這樣做手術的效果更佳。大抵是因為啟明兄從前做過醫生，他雖愛酒，喝酒卻極有節制，從不多喝。在他眼裡，酒的本身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酒文化，他認為酒是文化的載體，只有用文化做靈魂，與之相生，那樣的酒才能讓人靈肉相融，才是值得飲、值得品的瓊漿。有靈魂的酒喝下去，身體自然也會保持健康。

幾千年來，美酒給人類帶來了許許多多美好的東西，文人從中喝出了寫作的靈感，普通朋友因之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多的人「事後吐真言」，傾吐了心中鬱積之事。但凡事皆應適可而止，飲酒不醉最為高，如果因為醉酒誤事就不妙了，如果傷身就更可怕了。